



15
1125
23



門 15
號 1125
卷 23

讀書雜誌餘編目錄

上卷

後漢書二十一條

老子四條

莊子三十五條

呂氏春秋三十八條

韓子十四條

法言八條

下卷

楚辭二十六條

志餘目錄



文選一百一十五條

先子所著讀書雜誌十種自嘉慶十七年以後陸續付梓至去年仲冬甫畢中月而先子病沒敬檢遺稿十種而外猶有手訂二百六十餘條恐其久而散失無以遺後學謹刻為餘編二卷以附於全書之後道光十二年四月朔日哀子引之泣書

讀書雜誌餘編上

高郵王念孫

後漢書

聖跡湧流

章帝紀追惟先帝勤民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宏業聖跡湧流至于海表念孫案湧當作湧此因流字而誤加水旁耳湧溥也徧也流行也謂聖跡徧行天下至于海表也此言聖跡非言聖澤則湧流之湧不當作湧說文曰湧溥也溥亦徧也繫辭傳曰湧行而不流謂徧行而不流也說見經義述聞周官男巫曰湧招以茅謂徧招於四方也晉語曰乃使湧告於諸侯謂徧告於諸侯也楚語曰武

丁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謂徧求四方之賢也秦之

采刻石文曰威輝旁達莫不賓服謂威輝徧達也旁與

方古字通堯典其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皋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十篇作旁呂刑方

告無辜于上論衡變動篇作旁士立政曰其克詰爾戎

喪禮牢中旁寸鄭注今文旁為方

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齊語曰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漢書地理志

曰管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其義一也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此云底

奉盤鎡鋌

隗囂傳牽馬操刀奉盤鎡鋌遂割牲而盟李賢注曰按

蕭該音引字詁鎡即題音徒啟反方言曰宋楚之閔謂

盎為題據下文云鎡不濡皿明非盎盎之類前書匈奴

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

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云留犁飯匕也撓

攪也以匕攪皿而飲之今亦奉盤搯匙而飲也以此而

言鎡即匙字鎡置也音七故反引之曰鎡當為鋌其字

從缶不從金廣韻鎡都奚切飲皿器集韻注內題字當

為匙其字從瓦不從頁方言甌陳魏宋楚之閔謂之匙

郭璞曰今河北人呼小盆為匙子杜啟反廣雅曰甌甌

甌也太平御覽引通俗文曰小甌曰匙凡從瓦之字或

從缶故字詁鋌與匙同玉篇鋌徒啟切亦作匙匙徒啟

切小盆也。集韻亦曰：匙或從缶作𦉰，皆其證矣。賢意謂據𦉰字則爲盆，益之匙據下文則當訓爲匙耳。案周官玉府職：合諸侯則其珠槃玉敦。鄭注曰：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皿，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玉敦，歃皿玉器。戎右職：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注曰：役之者，傳敦皿授當歃者，皿在敦中以桃茢拂之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若然，則盤以盛耳敦以盛皿，二器竝設矣。今傳曰：奉盤盤外當更有盛皿之器。下文曰：有司奉皿，緹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緹不濡皿，歃不入口，是欺神明也。明緹者，益益之類，所以盛

皿如古之有敦耳，不得如賢注所云。且隗囂遵用古禮，何肯效法匈奴乎。

首施兩端

鄧訓傳：西羌傳竝云：首施兩端。注曰：首施猶首鼠也。念孫案：史記魏其武安傳：何爲首鼠兩端。故李本之爲注。今案：施讀如施于中谷之施。首施猶首尾也。首尾兩端，卽今人所云進退無據也。春秋魯公子尾字施父，是施與尾同意。服虔注漢書曰：首鼠，一前一卻也。則首鼠亦卽首尾之意。

胎養

魯恭傳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注曰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念孫案胎亦養也方言曰台胎養也晉衛燕魏曰台汝穎梁宋之間曰胎列女傳頌義小序曰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是胎與養同義此言陽氣胎養萬物非謂萬物含胎也方言注曰台猶頤也音怡序卦傳曰頤者養也胎台頤聲近而義同

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

蘇竟傳太白辰星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注曰帝宮北辰也藩屏兩傍之星也念孫案北辰在紫宮之中與左右兩藩皆非黃道所經太白辰星無緣到此今案帝

宮謂太微宮藩屏謂太微之兩藩皆五星所經也史記天官書曰太微三炁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淮南天文篇曰太微者太一之廷也太一當作五帝辨見淮南故云裴回藩屏躑躅帝宮

百獸駭殫

班固傳兩都賦遂繞酆鎬歷上蘭六師發冑冑與逐同百獸駭殫注曰駭殫言驚懼也念孫案李訓駭殫為驚懼則殫字本作憚今作殫者後人據誤本文選改之也韋昭注周語曰憚懼也懼與驚義相通爾雅驚懼也方言懼驚也故楚辭招魂君王親發兮憚青兕王逸注曰憚驚也淮南人閔

篇曰驚憚遠飛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驚一嚙伏驚憚卽
駭故廣雅曰駭憚驚也言六師發逐而百獸皆驚也
又案文選百獸駭憚憚字李善無注張銑注曰言天子
縱六軍逐百獸駭驚踐蹋十分殺其二三駭驚卽駭憚
踐蹋卽下文之蹂躪而獨不爲憚字作解然則李善及
五臣本皆作百獸駭憚而今本作憚亦是後人所改明
矣後人改憚爲憚者以憚音徒案反與蘭字韻不相協
故耳不知憚從單聲古音徒丹反故與蘭爲韻莊子達
生篇以鈎注者憚釋文憚徒丹反是其證也後人不曉
古音而妄改爲憚憚者蓋也百獸駭盡則甚爲不詞且

此句但言百獸驚駭下文乃言蹂躪其十二三卒乃言
草木無餘禽獸殄夷若先言百獸已盡則下文皆成贅
語矣此字蓋近代淺學人所改而各本後漢書文選皆
相承作憚莫能正其失良可怪也

係界河山

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係界河山注曰係守也謂守河山
之險以爲界念孫案賦言係界河山非謂係河山以爲
界也今案界讀爲介介皆恃也言恃河山以爲固也
僖二十三年左傳係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呂氏春秋
誠廉篇阻兵而係威高杜注竝曰係恃也襄二十四年

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亦恃也史

記十二諸侯年表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阻負

介皆恃也索隱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為漢書五行志號

介夏陽之阨怙虞國之助介怙皆恃也顏師古曰介南

粵傳欲介使者權師古曰介恃也是係介皆恃也作界

者假借字耳界與介古字通漢書楊雄傳界涇陽抵穰

侯而代之文選界作介史記晉世家文公

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續漢書郡

國志作界山春秋繫露立元神篇介障險阻淮南覽冥

篇介作界郭有道矜夸館室夸亦矜也係界河山界亦

係也矜夸係界皆兩字平列

蘊孔佐之宏陳

典引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宏陳注曰蘊藏也孔佐

謂孔子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宏陳謂大陳漢之

期運也念孫案李云大陳漢之期運則宏陳之下必須

加數字以解之而其義始明矣今案陳者道也言蘊蓄

聖人之大道也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微子曰

我祖底遂陳于上言致成道於上也君奭曰率惟茲有

陳言有道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君陳則進不陳

則行而退言君道則進不道則退也竝見經宏陳與烈

精相對為文則宏陳之為大道明矣

微胡瑣而不頤義述聞

志餘上

六

元龜一
慝亾迴而不泯微胡瑱而不頤注曰瑱小也頤養也言
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念孫案李以微爲細細卽小也
小胡小而頤則不詞之甚矣今案微讀曰微爾雅曰
徽善也立政予旦已受人之徽言漢石經徽作微是微
與徽通微慝二字正相對慝惡也言惡者無遠不滅善
者無小不養也李斐玉書哀帝詔曰刺瑱也瑱字曰
有覲其面其意故即矣今案與音後以音爲
樂成靖王黨傳安帝詔曰甚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注
曰覲姑也言面姑然無媿姑音胡八反念孫案李訓覲
爲姑本於爾雅然云面姑然無媿則未解覲字之義并

未解姑字之義也

爾雅釋文引舍人曰覲面也
人面韋昭曰覲面也
斯正義引說文覲面見人
訂正或沿而見人之誤解爲無面
也爾雅訓覲爲姑說又
據誤本說之
引訂正又
何人助等
人面

也李巡

鄭箋

面目

為人面目之貌

意相違矣又越示雖

注曰覲面目之貌是也

若以覲為無恥則與覲然人

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義亦與心語同言甚雖覲然人

面而放逸其心實與禽獸無異文風洋于家娉取人

妻是其事也李以覲為面姘然無媿失之矣又案方言

揚青徐之間曰媿此與有覲面目之視異義而左思魏

都賦云有覲晉容神藁形茹任昉彈指景宗奏云惟此

人斯有覲面目玉篇亦云覲媿兒則是誤以覲為媿矣

總之覲為人面目之貌或以為媿或以為無恥皆非也

或誤解說文之覲為媿云媿從心慙在中覲從面媿在外亦沿左思任昉之誤不知說文之覲為面貌不與訓

不震厥教

葛慢易大姬不震厥教注曰大姬即葛所繼之母也震

懼也念孫案震讀為祗祗敬也言不敬承其教非謂不

懼其教也祗與震古同聲而通用盤庚爾謂朕曷震動

萬民以遷漢石經震作祗無佚治民祗懼史記魯世家

祗作震震字或作振皋陶謨日嚴祗敬六德夏本紀祗

作振柴誓祗復之魯世家祗作敬徐廣曰敬一作振內

則祗見孺子鄭注曰祗或作振皆其證也祗從氏聲古

音在脂部震從辰聲古音在諄部諄部之音多與脂部相通故從辰之字亦與從氏之字相通說文祗從氏聲或作𦣻從辰聲又其一證也恒上六振恒說文引作楮恒曲禮𦣻於鬼神鄭注曰𦣻或爲祗𦣻之與祗振之與楮猶震之與祗也

游不倫黨

崔駰傳游不倫黨苟以徇己注曰倫謂等倫念孫案倫擇也游不倫黨謂交不擇類也說文掄擇也周官山虞曰邦工入山林而掄材少牢饋食禮雍人倫膚九鄭注曰倫擇也是倫與掄通荀子勸學篇曰君子居必擇鄉

遊必就士

補綻

崔實傳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注曰綻音直莧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念孫案李以綻爲綻裂非也綻亦補也補綻決壞枝柱邪傾相對爲文若以補綻爲補其綻裂則補綻決壞四字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綻字本作紉又作綻說文紉補縫也廣雅曰紉縫也急就篇鍼縷補縫綻紉緣顏師古曰脩破謂之補縫解謂之綻古辭豔歌行曰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

得之不休不獲不吝

張衡傳應閒得之不休不獲不吝注曰休美也吝恥也
 念孫案休喜也吝恨也言得之不喜不得不恨也小雅
 菁菁者莪篇曰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呂刑曰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言雖喜勿喜也並見經義述聞周語曰為
 晉休戚韋注曰休喜也廣雅同今俗語猶云休戚相關楚語曰教之世
 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莫以休懼其動言喜懼其動
 也說文曰吝恨憎也屯六三往吝馬融注曰吝恨也廣雅
 同下文思元賦曰柏舟悄悄吝不飛字或作恪方言曰
 恪恨也

豈愛惑之能剖

思元賦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注曰剖分也
 言通人尚闇於好惡況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之念孫案
 李以愛為愛寵非也愛者蔽也說文夔蔽不見也廣雅
 曰夔壅蔽障也爾雅夔隱也郭璞曰謂隱蔽方言掩翳
 夔也郭璞曰謂夔蔽也引詩邶風靜女篇夔而不見今
 詩夔作愛楚辭離騷云眾夔然而蔽之夔夔愛古字通
 皆謂障蔽也此言通人尚闇於好惡豈蔽惑之人所能
 分割也蔽與惑義相近蔽惑與通人義相反若以愛為
 愛寵則與上下文俱不相涉矣文選愛惑作昏惑蓋後
 人不曉愛字之義而改之也

人不與左概嵩嶽箕背王屋

馬融傳廣成頌右轡三塗左概嵩嶽面據衡陰箕背王

屋念孫案概當為枕字之誤也草書概字作枕枕字作枕二形相似水經

汝水注太平御覽地部引此竝作左枕嵩嶽箕背當為

背箕背箕與面據相對箕讀為基立政以竝受此不丕基漢石經基作其周

頌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孔子問居基作其說文其籀文箕字在下物所正作背基王屋

依據也言前據衡陰後據王屋也水經汝水注引此

絹猥蹠縱特肩脰完羝搗介鮮散毛族楛羽羣注曰絹

繫也與冒通音工犬反縱猶撞也音楚江反脰頸也謂

中其頸也楛諸家竝古酷反案字書楛從手即古文攬

字謂攬擾也念孫案李訓脰為頸頸完羝則為不詞故

又釋之曰謂中其頸始失之迂矣今案脰讀為剝廣雅

曰剝裂也玉篇曰小裂也作脰者借字耳絹縱脰搗散

楛六字字法皆相似若訓脰為頸則與上下文不類矣

介鮮二字亦為不類鮮當為鱗凡隸書從鱗之字或作

麥故鱗字或作鯀形與鮮相近因譌為鮮以下文毛羽

例之則此當為介鱗也說文曰搗裂也謂裂介鱗也楛

讀為響廣雅曰響分也脰搗皆裂也散楛皆分也李以

二

梛為攬攫之攬亦失之

儀建章

杜篤傳論都賦規龍首撫未央撫與摹同規平樂儀建章注

曰規視也儀字無注念孫案儀者望也呂氏春秋處方

篇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易貌淮南說林篇射

者儀小而遺大高注竝曰儀望也儀古讀若俄字或作

哦定八年公羊傳注訓哦為望班固西都賦曰瞻秦領

哦北阜哦與儀古今字耳規龍首撫未央撫亦規也規

平樂儀建章儀亦規也瞻秦領哦北阜哦亦瞻也

田田相如

厥土之膏畝價一金田田相如注曰相如言地皆沃美

相類也念孫案如讀為紛拏之拏田田相拏猶今人言

犬牙相錯也楊雄豫州箴曰田田相拏廬廬相距是其

證

南蠻傳其民戶出雞羽三十鏃注曰毛詩四鏃既均儀

禮鏃矢一乘鄭注曰鏃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念孫案

鏃者矢名此言雞羽三十鏃則非謂鏃矢也鏃讀為翬

方言翬本也廣雅同郭璞曰今以鳥羽本為翬說文曰翬

羽本也九章算術粟米章買羽二千一百翬劉徽曰翬

羽本也數羽稱其本猶數草木稱其根株也義與此雞羽三十翮同作鏃者借字耳

西羌傳晉人敗北戎于汾濕注曰二水名念孫案李以

隰為水名非也汾隰謂汾水旁下溼之地爾雅曰下溼

曰隰桓三年左傳逐翼侯于汾隰杜注曰汾隰汾水邊是也

老子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王弼本第十七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河上公本無下

焉字念孫案無下焉字者是也信不足為句焉有不信

為句焉於是也言信不足於是有不信也呂氏春秋季

春篇注曰焉猶於此也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

發氣於是盈容也月令曰天子焉始乘舟今本焉字在

備具於天子之下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言天子於

是始乘舟也晉語曰焉始為令言於是始為令也三年

問曰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為之立中

制節也荀子禮論篇焉作安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

詞大荒南經曰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羣帝焉取藥言

羣帝於是取藥也管子揆度篇曰民財足則君賦斂焉

不窮言賦斂於是不窮也墨子非攻篇曰天乃命湯於
鑿宮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眾以鄉有夏之境
言湯於是敢伐夏也楚辭九章曰焉洋洋而爲客又曰
焉舒情而抽信兮言於是洋洋而爲客於是舒情而抽
信也又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
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
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焉與於是同義莊八年公
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管子小問篇且
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是於是與焉同義
河上公注云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

君也則字正解焉字之義祭法曰壇墠有禱焉祭之無
禱乃止言壇墠有禱則祭之也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曰
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言有知則謂之友無知
則謂之主也荀子禮論篇三者偏亾焉無安人史記禮
書焉作則老子第十三章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
下淮南道應篇引此則作焉是焉與則亦同義後人不
曉焉字之義而讀信不足焉爲一句故又加焉字於下
句之末以與上句相對而不知其謬也又王弼本二十
三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河上公本亦有下焉字案河
上公注云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以不信也與十七

章注正同則正文亦以焉有不信爲句明矣乃後人既以信不足焉爲句而加焉字於下句之末又移此注於信不足焉之下而改注內應君以不信爲應君以不足甚矣其謬也又案王弼注十七章云信不足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則有不信卽焉有不信是王弼亦以焉有不信爲句今本王注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焉字亦後人所加二十三章注云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永樂大典本如此今本也字作焉亦後人所改此皆由不曉焉字之義而讀信不足焉爲一句故訓詁失而句讀亦舛既於下句末加焉字遂不得不改注文以就之矣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釋文佳善也河上云飾也念孫案善飾二訓皆於義未安古所謂兵者皆指五兵而言故曰兵者不祥之器見下文若自用兵者言之則但可謂之不祥而不可謂之不祥之器矣今案佳當作佳字之誤也佳古唯字也唯作惟又作維唯兵爲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處上言夫唯下言故文義正相承也八章云夫唯不爭故無尤十五章云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又云夫唯不盈故能蔽不薪成二十二章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

證也古鐘鼎文唯字作佳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唯字作厓據此則今本作唯者皆後人所改此佳字若不誤為佳則後人亦必改為唯矣

為天下正

王弼本三十九章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河上公本貞作正注云為天下平正念孫案爾雅曰正長也廣雅曰正君也呂氏春秋君守篇可以為天下正高注曰正主也為天下正猶洪範言為天下王耳下文天無以清地無以甯即承上文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之又云侯王無以貴高貴高二字正承為天下正言之是正為

君長之義非平正之義也王弼本正作貞俗字耳

唯施是畏

五十三章行於大道唯施是畏王弼曰唯施為之是畏也河上公注略同念孫案二家以施為釋施字非也施讀為迤迤邪也言行於大道之中唯懼其入於邪道也下文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河上公注徑邪不正也是其證矣案徑即上文所謂施也邪道足以惑人故曰唯施是畏王注曰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况復施為以塞大道之中乎於正文之外又增一義非是說文迤衰行也引禹貢東迤北會于匯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迤淮南齊俗篇去非

者非批邪施也。高注曰：施，微曲也。要略篇接徑直施高注曰：施，邪也。是施與迤通。禹貢東迤北會于匯，馬融曰：迤，靡也。文選甘泉賦：封巒石關，迤靡平延屬漢。書楊雄傳：迤作施。史記賈生傳：庚子曰：施兮。漢書施作斜，斜亦邪也。韓子解老篇釋此章之義曰：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此尤其明證矣。

莊子

培風

逍遙遊篇：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釋文曰：培，重也。本或

作陪。念孫案：培之言馮也。馮，乘也。

見周官馮相氏注。

風在鵬下

故言負鵬在風上，故言馮必九萬里而後在風之上。在風之上而後能馮風，故曰而後乃今培風。若訓培為重，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馮與培聲相近，故義亦相通。漢書周縹傳：更封縹為鄒城侯。顏師古曰：鄒，呂忱音陪。而

楚漢春秋作馮城侯，陪馮聲相近，是其證也。

馮字古音在蒸部陪

字古音在之部，之部之音與蒸部相近，故陪馮聲亦相近。說文曰：陪，滿也。王注離騷曰：馮，滿也。陪馮聲相近，故皆訓為滿。文穎注漢書文帝紀曰：陪，輔也。張晏注百官公卿表曰：馮，輔也。說文曰：朋，輔也。陪馮，朋聲。並相近，故皆訓為輔。說文曰：朋，從人，朋聲。讀若陪。位，鄒從邑，崩聲。讀若陪。漢書王尊傳：南山羣盜，儻宗等。蘇林曰：儻音朋。晉灼曰：音倍。墨子尚賢篇：守城則倍畔，非命篇：倍作崩，皆其例也。

朝菌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釋文：司馬云：朝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支遁云：一名舜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槿也。引之曰：淮南道應篇引此朝菌作朝秀。今本淮南作朝菌，乃後人據莊子改之。文選：辯命論注：及太平御覽蟲豸部六引淮南，茲作朝秀。今據改。廣雅作朝蛄。高注曰：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據此則朝秀與蟪蛄皆蟲名也。朝秀，朝菌語之轉耳。非謂芝菌亦非謂木槿也。上文云之二蟲，又何知謂朝菌與學鳩。此云不知晦朔，亦必謂朝菌之蟲。蟲者，微有知之物，故以知不知

言之。若草木無知之物，何須言不知乎。

菴蚩僕緣

人間世篇：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帳盛溺，適有菴蚩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鼻向秀解菴蚩僕緣曰：僕僕然，菴蚩緣馬，稠概之貌。崔謨曰：僕御，念孫案：向崔二說皆非也。僕之言附也。言菴蚩附緣於馬體也。僕與附聲近而義同。大雅既醉篇：景命有僕。毛傳曰：僕，附也。鄭箋曰：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文選：子虛賦注引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案今廣雅無此語，廣雅疑廣倉之誤。

診其夢

匠石覺而診其夢向秀司馬彪並云診占夢也念孫案
下文皆匠石與弟子論櫟社之事無占夢之事診當讀
爲眡爾雅眡告也郭注引曲禮曰眡於鬼神眡與診古
字通此謂匠石覺而告其夢於弟子非謂占夢也

與造物者爲人 不與化爲人

大宗師篇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應帝王篇子方將與造物者爲人郭象曰任人之自爲
天運篇久矣夫某不與化爲人郭曰夫與化爲人者任
其自化者也引之曰郭未曉人字之義人者偶也爲人
猶爲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

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檜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
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
偶爲敬也公會大夫禮注曰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
是人與偶同義故漢時有相人偶之語淮南原道篇與
造化者爲人義與此同高注爲治也非是互見淮南齊俗篇曰上與
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是其明證也

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應帝王篇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
諸釋文曰出經絕句司馬云出行也經常也崔云出典
法也式義度人絕句式法也崔云式用也用仁義以法

度人也念孫案此當以以已出經式義度為句人孰敢

不聽而化諸為句義讀為儀

儀與義古字通說文義已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

和鄭注義讀為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為義為誼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周官大行人大客之儀大戴禮朝事篇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周語示民軌儀法也見周語注淮南精神儀大射儀注引作義儀法也篇注楚辭九歎注經式儀度皆謂法度也解者失之

波流

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郭象曰變化積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釋文曰波流崔本作波隨云常隨從之念孫案作波隨者是也

蛇何靡隨為韻蛇古音徒禾反

委蛇之委古音於禾反委蛇疊韻字也召南羔

羊篇委蛇與皮純為韻皮古音婆莊子庚桑楚篇與物委蛇與為波為韻為古音譌委蛇或作委作靡風君子偕老篇委委佗佗與靡古音靡中孚九二吾與爾珈河宜何為韻宜古音俄靡古音靡之與和為韻莊子知北遊篇安與之相靡與他多為韻成二年左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一音靡史記蘇秦傳期年以出揣靡鄒誕本隨古亦音徒禾反波隨疊韻字詩序男行而女作揣靡隨古亦音徒禾反不隨老子前後相隨管子白心篇天不始不隨呂氏春秋審應篇人先我隨韓子解老篇大姦作則小盜隨淮南秦族篇上動而下隨史記太史公自序主先而臣隨竝與和為韻又呂氏春秋任數篇無先有隨與和多為韻賈子道術篇有端隨之與和竝為韻淮南原道篇禍乃相隨與多為韻說文隨從北端兌索隱曰隨音他果反

擢德塞性

駢拇篇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念孫案塞與擢

義不相類塞當為塞擢塞皆謂拔取之也廣雅曰塞取

也楚辭離騷注及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許慎並與廣雅同方言作擣云取也南楚曰擣說文作塊云拔取也拔也樊亮注爾雅及李奇注漢書季布縑布田叔傳贊並與廣雅同此言世之人皆

擢其德塞其性務為仁義以收名聲非謂塞其性也淮南俶真篇曰俗世之學擢德撻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

乃始招嶢振繯物之豪芒搖消掉捐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又曰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撻取吾情皆其證也隸書手字或作丰若舉字作舉奉字作奉之類故舉字或作舉形與塞相似因譌而為塞矣

刻之雒之

馬蹄篇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司馬彪曰雒謂羈絡其頭也念孫案雒讀為絡音落字或作剗通

作雒又通作落絡之言落也剔去毛鬣爪甲謂之絡說文曰絡鬣也廣雅曰剗剔也吳子治兵篇說畜馬之法

云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此云燒之剔之刻之雒之語意略相似司馬以絡為羈絡非也下文連之以羈羈乃始

言羈絡耳
仁義存焉 義士存焉

肱篋篇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

存焉引之曰存焉當爲焉存焉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

存也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焉猶於此也聘禮記曰及

享發氣焉盈容言發氣於是盈容也月令曰天子焉始

乘舟今本焉字在上句乃告舟備具于天子之下此後

南時則言天子於是始乘舟也晉語曰焉始爲令言於

是始爲令也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言先

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荀子禮論篇焉作安揚倅曰

多用此字焉安案三字同義詳見釋詞大荒南經曰雲雨之山有木名曰

欒羣帝焉取藥言羣帝於是取藥也管子揆度篇曰民

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言賦斂於是不窮也墨子非攻

篇曰天乃命湯於鑿宮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

眾以鄉有夏之境言湯於是敢伐夏也楚辭九章曰焉

洋洋而爲客又曰焉舒情而抽信言於是洋洋而爲

客於是舒情而抽信也又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

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而

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焉與於

是同義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

是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

是於是與焉同義此四句以誅侯爲韻門存爲韻其韻

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

仁義存是其明證也盜跖篇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存焉亦當作焉存此皆後人不曉焉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鉤餌

鉤餌網罟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念孫案鉤本作釣釣即鉤也今本作鉤者後人但知釣為釣魚之釣而不知其又為鉤之異名故以意改之耳今案廣雅曰釣鉤也田子方篇曰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以上六釣字唯其釣與持其釣兩釣字指鉤而言餘四釣字皆讀為釣魚之釣鬼谷子摩篇曰如操釣而臨溪淵淮南

說山篇曰操釣上山揭斧入淵說林篇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身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東方朔七諫曰以直鉞而為釣兮又何魚之能得是古人謂鉤為釣也又案釋文云餌如志反罟音曾筍音苟此是釋餌罟筍三字之音下又云釣鉤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罟謂之網罟魚網也爾雅云媿婦之筍謂之罟此是釋釣餌網罟罟筍六字之義後人既改正文釣字為鉤又改釋文筍音苟釣鉤也六字為筍音鉤釣鉤也其失甚矣又外物篇任公子為大鉤巨緇釋文鉤本亦作釣亦當以作釣者為是文選七啟注傅咸贈何劭王濟詩注謝靈運七里瀨

詩注及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引此竝作鈞也又列子
湯問篇詹何以芑鍼爲鈞後人改鈞爲鉤不知御覽引
此正作鈞也又下文投綸沈鈞今本鈞作鉤亦是後人
所改韻府羣玉鈞字下引列子投綸沈鈞則所見本尙
作鈞也又齊策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鈞不能牽
後人改鈞爲鉤不知御覽鱗介部七引此正作鈞淮南
人間篇亦作鈞也又淮南說山篇人不愛江漢之珠而
愛己之鈞高注云鈞鉤也後人既改正文鈞字爲鉤又
改注文爲鈞鈞也則其謬滋甚蓋後人不知鈞爲鉤之
異名故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而古義寢亾矣

吐爾聰明

在宥篇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引之曰吐當爲咄咄與黜
同徐無鬼篇黜者欲司馬本作咄韋昭注周語曰黜廢也黜與墮義相
近大宗師篇墮枝體黜聰明卽其證也隸書出字或省
作士若數省作款貴省作賣款省作款之類故咄字或作吐形與吐相似
因譌而爲吐矣咄之譌作吐猶吐之譌作咄漢書外戚傳必畏惡吐棄我漢紀吐譌作咄

天下功

天道篇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
而天下功郭象曰功自彼成念孫案如郭解則功下須
加成字而其義始明不知功卽成也言無爲而天下成

也中庸曰無為而成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為有功周官稟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脩身功材功材謂成材也荀子富國篇曰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謂待之而後成也萬物化萬物育天下功相對為文是功為成也

屨蠶

天運篇其知潛於屨蠶之尾釋文曰屨敕邁反又音例本亦作厲郭音賴又敕介反蠶許謁反或敕邁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蠶下當作蠹引之曰陸讀屨為蠶讀蠶為

蠹皆非也屨音賴又音例陸云本亦作厲即其證也蠶

音敕邁反蠹音許謁反屨蠶皆蠹之異名也廣雅曰蠶

蠶也今本廣雅脫蠶字一切經音義卷五引廣雅蠶也今據補蠶音

盧達反蠶蠶皆毒螫傷人之名蠶之言也經音義卷十

引字林曰蠶也傷二十二年左傳正義引通俗文曰蠶毒傷人曰蠶蠶之言痢也痢音

反郭璞注方言曰痢辛螫也字或作刺左思魏都賦曰蔡莽螫刺昆蟲毒噬廣雅釋詁云毒

蛆痢痛也是其義矣蠶與屨古同聲莊子作屨廣雅作

蠶其實一字也史記秦本紀厲共公始皇紀作刺龔公刺之通作厲猶蠶之通作屨矣

井蠶

秋水篇井蠶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引之曰蠶本

作魚後人改之也太平御覽時序部七鱗介部七蟲豸部一引此竝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舊本作魚可知且釋文於此句不出鼃字直至下文埴井之鼃始云鼃本又作蛙戶蝸反引司馬注云鼃水蟲形似蝦蟆則此句作魚不作鼃明矣若作鼃則戶蝸之音水蟲之注當先見於此不應至下文始見也再以二證明之鴻烈原道篇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梁張綰文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水經贛水注云聊記奇聞以廣井魚之聽皆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三井谷射鮒鄭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見劉逵吳都賦注困學紀

聞卷十引御覽所載莊子曰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鉤繳以投之呂氏春秋諭大篇曰井中之無大魚也此皆井魚之證後人以此篇有埴井鼃之語而荀子亦云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見正論篇遂改井魚為井鼃不知井自有魚無煩改作鼃也自有此改世遂動稱井鼃夏蟲不復知有井魚之喻矣

拘於虛

崔謨注拘於虛曰拘於井中之空也念孫案崔訓虛為空非也虛與墟同故釋文云虛本亦作墟廣雅曰墟尻也尻古居字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凡經傳

言邱墟者皆謂故所居之地言井魚拘於所居故不知海之大也魚居於井猶河伯居於涯涘之間故下文曰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也

鳴鳩

鳴鳩夜撮蚤察豪末引之曰鳩字涉釋文內鳴鳩鷗而行卑雅引此已誤案釋文曰鳴尺夷反崔云鳴鳩鷗而不為鷗字作音則正文內本無鷗字明矣淮南主術篇亦云鷗夜撮蚤

無東無西

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

於大通念孫案無東無西當作無西無東北測為韻東通為韻

豚楯之上聚儻之中

達生篇苟生有軒冕之尊夙得於豚楯之上聚儻之中則為之釋文司馬云豚猶豕也楯猶案也聚儻器名也今冢壙中注為之一云聚儻棺椁也一云聚當作敢儻當作夔謂殯於敢塗夔妻之中念孫案豚讀為軫謂載軫車也雜記載以輪車鄭注曰輪讀為軫釋文軫市專反又市轉反士喪禮記注曰載軫車周禮謂之扈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軫或作樽聲讀皆相附耳其車之軾狀如牀中央有

輶前後出設前後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軫
為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軫軫輻博團竝字異
而義同此作豚義亦同也楯讀為輶亦謂載柩車也檀
弓曰天子之殯也敢塗龍輶以楨又曰天子龍輶而棹
纛諸侯輶而設纛魯大記曰君殯用輶鄭注曰天子之
殯居棺以龍輶諸侯輶不畫龍大夫廢輶士喪禮下篇
注曰軼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闕軸焉大夫諸侯
以上有四周謂之輶此謂朝廟時所用輶與楯古字通雜記注
曰載柩以楯是其證也聚僂謂柩車飾也眾飾所聚故
曰聚僂亦以其形中高而四下故言僂也雜記注曰將

葬載柩之車飾曰楯周官縫人衣髮楯之牀注曰楯之
言聚諸飾之所聚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楯楯聚也
眾飾所聚亦其形僂也檀弓曰設萋髮荀子禮論篇曰
無楯絲葛縷髮其須以象菲唯情尉也楯萋縷僂竝字
異而義同呂氏春秋節喪篇僂髮以督之其字亦作僂
釋文所引或說以僂為萋髮字是也餘說皆失之

殺鴈而亨之

山木篇莊子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亨
之釋文亨皆彭反煮也念孫案亨讀為享享之謂享莊
子故人喜莊子之來故殺鴈而亨之享與響通呂氏春

秋必己篇作令豎子為殺鴈饗之是其證也古書享字
作烹烹字亦作烹故釋文誤讀為烹而今本遂改亨為
烹矣原文作烹故釋文音音彭
反若作烹則無須音釋

必取其緒

會不敢先賞必取其緒釋文曰緒次緒也念孫案陸說
非也緒者餘也言會不敢先賞而但取其餘也讓王篇
其緒餘以為國家司馬彪曰緒者殘也謂殘餘也楚辭
九章歛秋冬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管子弟子職篇奉
椀以為緒尹知章曰緒然燭燼也燼亦餘也見方言
廣雅

真洽禹曰

舜之將外真洽禹曰女戒之哉釋文曰真司馬本作直
洽音零司馬云洽曉也謂以直道曉語禹也洽或為命
又作令命猶教也引之曰直當為直直籀文乃字隸書
作迺直形似直釋山碑乃今皇帝乃
字作直形似直字故譌作直又譌作
真命與令古字通周官司儀則令為壇三成觀禮注引
此令作命僖九年左傳令不及魯令
本又作命莊子田子方篇先君之令命本
或作命周官大卜注以命龜也命亦作命作命作令者
是也直令禹者乃命禹也

目大運寸

莊子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鶴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
目大運寸司馬彪曰運寸可回一寸也念孫案司馬以

運為轉運之運非也。運寸與廣七尺相對為文，廣為橫則運為從也。目大運寸猶言目大徑寸耳。越語句踐之地廣運百里，韋注曰：東西為廣，南北為運，是運為從也。西山經曰：是山也，廣員百里，員與運同。周官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士喪禮記廣尺輪二尺，鄭注竝曰：輪從也，輪與運聲近而義同。廣輪即廣運也。

三月不庭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閒甚不庭乎？莊周曰：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吾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也。釋文曰：三月不庭，一本作三日。司馬云：不出坐庭中。三月念孫案：如司馬說，則庭上須加出字，而其義始明。下文云：夫子何為頃閒甚不庭乎？若以甚不庭為甚不出庭，則尤不成語。今案庭當讀為逞，逞不快也。甚不逞，甚不快也。忘吾身，忘吾真，而為虞人所辱，是以不快也。方言曰：逞，曉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江淮陳楚之間曰逞。桓六年左傳：今民餒而君逞，欲周語：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韋杜注竝曰：逞，快也。逞字古讀若呈，聲與庭相近，故通作庭。張衡思元賦：怨素意之不逞，與情名聲營平。崢嶸鳴榮，甯為韻。說文：逞從彡，呈聲。僖二十三年左傳：逞刑以逞。釋文：逞作呈。方言：逞，解也。廣雅：作呈。三月不庭。

一本作三日是也下文言夫子頃閒甚不庭若三月之
欠不得言頃閒矣

臣有守也

知北遊篇大馬之挫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犬馬
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念孫案守即道字也達
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明證矣

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

凡九經中用韻之交道字皆讀若守楚辭及老莊諸子並同秦會稽刻石文追道高明史記秦始皇紀道作首首與守同音說文道從辵首聲今本無聲字者二徐不曉古音而削之也

簡髮而挾

庚桑楚篇簡髮而挾數米而炊釋文挾莊筆反又作櫛
亦作柳皆同郭音節徐側冀反引之曰玉篇挾苦敢切
打挾也不得音莊筆反又音節挾當為挾即玉篇拳字
隸書轉寫手旁於左耳玉篇拳七吞切挾也此借為櫛
髮之櫛故音莊筆反又音節凡從次聲之字可讀為即
又可讀為節說文奎以土增大道上從土次聲古文奎
從土即聲引虞書朕聖讒說殄行玉篇音才資才即二
切說文格構櫛也從木吞聲吞從口次聲即是山節藻梲之
節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篇引此次作即皆其
例也挾為櫛髮之櫛當讀入聲而其字以次為聲則亦

可讀去聲故徐邈音側冀反

吉凶

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念孫案吉凶當為凶吉一失吉為韻止已已為韻管子心術篇能專乎能一乎能母卜筮而知凶吉乎是其證內業篇凶吉亦誤為吉凶唯心術篇不誤

儒以金椎控其頤

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外何舍珠為接其鬢壓其頤儒以

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念孫案儒以金椎控其頤藝文類聚寶玉部引此儒作而是也而汝也自未解裙襦以下皆小儒答大儒之詞言汝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其口中之珠也而儒聲相近上文又多儒字故而誤作儒

哽而不止則跣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跣跣則眾害生郭象曰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釋文跣女展反廣雅云履也止也本或作蹶同念孫案踐履與壅塞二義不相比附郭云理有不泄而相騰踐所謂曲說者也

本或作蹶亦非也今案蹶讀爲珍珍戾也言哽塞而不
止則相乖戾相乖戾則欲害生也廣雅曰珍絳也戾與
方言曰軫戾也郭璞曰相了戾也孟子告子篇軫見之
臂而奪之會趙岐曰絳戾也此云哽而不止則蹶義並
與珍同

上謀而下行貨

讓玉篇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
而係威念孫案上謀而下行貨下字後人所加也上與
尙同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係威句法正相對後人誤讀
上爲上下之上故加下字耳呂氏春秋誠廉篇正作上

謀而行貨阻兵而係威

病瘦

盜跖篇除病瘦外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
不過四五日而已矣釋文瘦色又反念孫案瘦當爲瘠
字之誤也瘠亦病也病瘠爲一類外喪爲一類憂患爲
一類瘠字本作瘠爾雅曰瘠病也小雅正月篇胡俾我
瘠毛傳與爾雅同漢書宣帝紀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
寒瘠外獄中蘇林曰瘠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瘠師古曰
瘠音庾字或作瘠王子侯表曰富侯龍下獄瘠外

無轉而行

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念孫案無轉而行轉
讀為專山木篇云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即
此所謂無專而行也此承上文與時消息與道徘徊而
言言當隨時順道而不可專行仁義若專而行成而義
則將失而所為矣故下文云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
離其患也必其行即此所謂專而行也秋水篇無一而
行與道參差一亦專也無專而行猶言無一而行也專
與轉古字通又通作搏史記吳王濞傳燕王搏胡眾入
蕭關索隱曰搏音專謂專統領胡兵也漢書搏作轉

馮氣

今富人佻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釋文
曰馮氣馮音憤憤滿也言憤畜不通之氣也念孫案馮
氣盛氣也昭五年左傳今君奮馮震電馮怒杜注曰馮
盛也楚辭離騷馮不馱乎求索王注曰馮滿也楚人名
滿曰馮是馮為盛滿之義無煩改讀為憤也

達於知者肖

列御寇篇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郭象曰傀然大
恬解之貌肖釋散也念孫案郭以傀為大是也以肖為
釋散則非方言曰肖小也廣雅肖與傀正相反言任天
則大任智則小也肖猶宵也學記宵雅肄三鄭注曰宵

之言小也宵肖古同聲故漢書刑法志肖字通作宵史記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瘡瘡猶衰微義亦相近也

天下篇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焉以自好郭象斷天下多得一為句釋文曰得一偏得一術念孫案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句讀下文云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句法正與此同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下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即所謂一察也若以一字上

屬為句察字下屬為句則文不成義矣

呂氏春秋

蟄蟲始振 蟄蟲咸動

孟春篇蟄蟲始振高注曰蟄伏之蟲乘陽始振動蘇生也仲春篇蟄蟲咸動注曰蟄伏之蟲皆動蘇念孫案如高注則始振及咸動下皆當有蘇字今本無蘇字者後人依月令刪之耳蘇本作蘇淮南時則篇蟄蟲始振蘇高注曰振動蘇生也又蟄蟲咸動蘇注曰蘇生也足與此文互相證明矣

其誰可而為之

去私篇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
 高注曰而能也念孫案而能古雖同義此而字不可
 訓為能而猶以也言誰可以為之也誰可以為之猶言誰能為之若云誰
 可能為之則不辭矣古者而與以同義故可以或曰可而功名篇
 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
 可而不此事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不
 屈篇曰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用民篇曰
 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墨子尚賢篇曰使天
 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又曰上可而
 利大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尚同篇曰上用之天子

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家
 君可而治其家矣皆其證也餘見荀子劉而獨鹿下

達帝功

古樂篇管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六
 曰達帝功畢氏弇山改達為建說云文選上林賦注張
 揖引作徹帝功李善謂以建為徹誤則當作建也念孫
 案上林賦注張揖曰葛天氏八曲六曰徹帝功李善曰
 呂氏春秋六曰達帝功今注以達為徹誤念孫謂徹者
 通也通亦達也釋名曰達徹也昭二年左傳徹命于執
 事周語其何事不徹韋杜注竝云徹達也徹與達義同

而聲亦相近故張揖引此達作徹李善駁之誤也至今
本文選注達作建乃傳寫之誤建與徹聲義皆不相近
若本是建字張揖無緣改建為徹考初學記樂部上太
平御覽樂部四引此竝作達帝功則作達者是也史記
相如傳索隱引作建帝功亦後人據誤木文選改之今據誤本文選以改本書失
之矣

水道壅塞不行其原

晉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
舊校云一作陽道壅塞不行其次孫氏詒穀云李善注
文選傳武仲舞賦張景陽七命俱引作陽道壅塞念孫

案作陽道者是也陽道壅塞與陰多滯伏正相對後人
以高注云故有洪水之災遂改陽道為水道不知高注
自謂陽道壅塞故有洪水之災非正文內本有水字也
原當為序字之誤也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解文序或作原陽道壅塞故
行不由序別本作不行其次次亦序也漢書司馬相如
傳注引此正作陽道壅塞不行其序

苓管

吹苓管壘篪引之曰苓當為苓卽笙字也古從生聲之
字或從令聲笙之為苓猶旌之為旂也玉篇云旂同旌見禮記爾雅釋
天釋文云旌本又作旂月令載旌旒呂氏春秋旌作旂隸書從竹之字多變從

此故答譌作荅或曰籥字之譌竹誤爲什又脫下半耳

賢者益疑

禁塞篇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

也當作矣與下句文同一例今

作也者因與上文不肖者之幸也相涉而誤賢者益疑矣高注曰疑怪其何

以益幸也念孫案高說非也疑者恐也言不肖者益幸

而賢者益恐也古者謂恐曰疑雜記曰五十不致毀六

十不毀七十飲酒會肉皆爲疑外鄭注曰疑猶恐也大

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

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管子小問篇曰駁倉虎

豹故虎疑焉荀子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禮

勸學篇懼作疑皆其證也上文云守無道而救不義則

禍莫大焉爲天下之民害莫深焉故此言救守之說出

則不肖者益幸而賢者益恐

憂恨

懷寵篇憂恨冒疾遂過不聽引之曰憂恨與遂過不聽

義不相屬憂當爲夏夏與悞同

古無悞字故借夏爲之或通作復韓子十過篇

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悞趙策悞作復是也又通作覆管子五輔篇下愈覆驚而不聽從是也又通作悞

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峻贛是也

隸書夏字或作夏憂字或作憂

二形相似而誤

書堯典正義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賢陽史記秦始皇紀刻碣石門辭文復

無罪徐廣曰復一作憂蓋腹復竝通作夏因誤爲憂也

恨與很同

爾雅闕恨也孫炎本恨作很又

荀子見下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說文曰很、不聽從也宣十二年左傳注曰愼、很也故曰愼很冒疾遂過不聽逸周書謚法篇曰愼很遂過曰刺荀子成相篇曰恨復遂過不肯悔恨復與很愼同今本復譌作後詳見荀子義立與此同

奮投

愛士篇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念孫案投當為投字之誤也說文投軍中士所持也從木從攴引司馬法執羽從投急就篇曰鐵錘槌杖稅秘投今經傳通作攴

載旂旒輿受車以級

季秋篇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旂旒輿旂與旒同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高注曰田僕掌佐車之政令獲者植旂故載旂也輿眾也眾當受田車者各以等級陳于屏外也引之曰注言載旂而不及旒則旂下無旒字旒字蓋後人據月令加之也淮南時則篇作戴旌旌即旌之譌旌下亦無旒字當刪去其輿字當讀為旗屬上句讀月令云載旌旒此云載旂旒旒旒皆旌旂之屬各舉一物言之耳高以輿字屬下句讀又訓為眾皆失之

剗而類揆吾家

知上篇靜郭君大怒曰剗而類揆吾家苟可以儼劑貌
辨者吾無辭爲也高注曰剗滅也而汝也儼足也揆度
吾家誠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念孫案剗與殘同
觀世篇以兵相剗謹聽篇剗作殘是其證也揆與睽同
後漢書馬融傳注曰睽離也言雖殘害汝類離析吾家
苟可以快劑貌辨者吾不辭也齊策作剗而類破吾家
破與睽離義亦相近高以揆爲揆度則與上句不類矣

官人事

安臥篇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高注曰既憚耕
稼又不肯居官脩治人事也念孫案官猶事也事如請
事斯語

之言不肯事其民事也樂記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鄭注
曰官猶事也人事卽指耕稼而言高誤以官爲居官遂
分耕稼與人事爲二爲我臥

爲我臥

異寶篇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爲我死王則封女必
無受利地畢曰爲字衍後漢書郭丹傳注引此無念孫
案爲猶如也言如我死而王封汝汝必無受利地也古
或謂如曰爲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曰
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言
如臣死也秦策秦宣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

魏子爲殉言如我葬也長見篇魏公叔痤對惠王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
爲不能聽勿使出竟言如不能聽也韓子內儲說荆王新得美女鄭袖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言如近王也秦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燭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
考列子說符篇亦作爲我歾則爲非衍字明矣後漢書注引此無爲字者注內引書例得從省不可援以爲據也

侍老

異用篇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高注曰侍亦養也念孫案正文及注內兩侍字皆當爲持持老謂養老也長見篇曰申侯伯善持養吾意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

祿養交不以官爲事墨子天志篇曰內有以倉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勸學篇曰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曰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是持與養同義故注云持亦養也

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

不侵篇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以字後人所加說見下高讀而人不知奚道相得爲一句說云不知以何道得人乃令之爲己歾也念孫案高說非也而人不知爲句奚道相得爲句道者由也言士之輕身重義如此而人不知則何

由與士相得哉不相知則不能相得故下文云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下賢篇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知接篇曰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語意略與此同有度篇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言何由知其不為私也晏子春秋雜篇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言何由至於此也韓子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言何由得進也奚道上不當有以字蓋後人不能正高注之誤又因注而加以字耳

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

念孫案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昭十七年公羊傳疏引孫炎注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注曰北極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輟而極星不移案極星即北辰也或言北辰或言北極或言極星或言紐星異名而同實古者極星正當不動之處故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與角亢以下同在星名之列公羊傳以北辰心伐為三大辰鄉飲酒義謂之三亢皆指極星言之考工記匠人建國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偏東為朝偏西為夕鄭注曰極星謂北辰尤為明據晏子春

秋雜篇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春秋繫露淡察名號篇曰正朝夕者視北辰併與考工相合楚辭九歎綴鬼谷於北辰王注曰北辰北極星也亦與鄭注相同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續以紐星爲不動處是也梁祖暉測不動處距紐星一度有餘今紐星又移而不動之處乃在鉤陳大星與紐星之間此因恆星東徙是以極星移度後儒遂謂經文之北辰皆指無星之處言之失其指矣呂氏春秋有始篇曰眾星與天俱遊而極星不移高注曰極星北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故曰不移蓋周秦之間極

星未移故呂氏之言正與考工相合故高注引論語以證極星之不移後人見極星已移乃妄改之曰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或又改爲天樞不移以強合無星之說而不知其與高注大相抵牾也凡言辰者皆在天成象而可以正時者也日月星謂之三辰極星謂之北辰北辰星伐謂之大辰其義一也是以堯典言曆象日月星辰中庸言日月星辰繫焉察法言日月星辰民所瞻仰皆指在天成象者言之後儒謂天之無星處皆辰則無稽之言耳

乃參于上

志餘止

星

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高
注曰遠道外道也故曰周行四極近道內道也乃參倍
于上夏日高也引之曰高讀參為三非也參如立則見
其參於前之參參猶值也言正值人上也夏至日行北
道日中之時正值人上故曰近墨子經篇曰直參也直
與值同淮南說山篇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
之內高注曰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
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案參
天而發謂值天而發也高訓參為望亦失之

煙火

應同篇旱雲煙火雨雲水波

淮南覽冥篇作涔雲波水

引之曰煙當

為燖字之誤也

淮南亦誤作煙辯見淮南

說文燖火飛也讀若標一

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燖避火也旱雲燖火雨雲水
波猶言旱雲如火雨雲如水耳若云旱雲煙火則與下
句不類矣藝文類聚天部上初學記天部太平御覽天
部八引此竝誤作煙唯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出燖火
二字引呂氏春秋旱雲如燖火

陳禹謨依俗本改為烟火

則所見本

尙未誤慎小篇曰突泄一燖而焚宮燒積

今本燖字亦誤作煙畢校

本已改正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燖韓子喻老篇曰百尺之室以突隙
之燖焚

淮南人閒篇亦曰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燖焚

淮南齊俗篇曰譬若水

之下流燹之上尋也說林篇曰一家失燹百家皆燒史記淮陰侯傳曰燹至風起漢書敘傳曰勝廣燹起梁籍扇烈皆其證也魏徵羣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曰燹火始起易息也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曰目若燹火聲如雷霆此尤燹火二字之明證而今本晏子韓子及淮南覽冥齊俗人閒三篇燹字皆誤作煙唯史記漢書吳越春秋淮南說林及羣書治要一切經音義舊本北堂書鈔所引不誤世人多見煙少見燹固宜其沿誤而不知也

財物資盡

務本篇今有人於此脩身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為己高讀盡則為己為一句說云盡猶略也無不充何以為己有念孫案高說盡字之義非是盡讀為費張載注魏都賦引倉頡篇云費財貨也費與盡古字通孟子公孫丑篇作贐史記高祖紀作進管子乘馬篇云黃金一溢百乘一宿之盡也是其證財物資盡四字連讀脩身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為己句法正相對若讀臨財物資為句盡則為己為句則句不成義且與上文不類矣

厚用

孝行篇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高注曰代

更更次用之以便親性可謂為善養親也引之曰厚當
為序隸書厚字或作序見漢荊州刺史度尚碑又作序見三公形
與序竝相近故序譌為厚代進而序用之者序亦代也
燕禮序進鄭注曰序次第也猶代也郊特牲昏禮不賀
人之序也鄭注曰序猶代也是序與代同義楚辭離騷
春與秋其代序是也高訓代為更序亦更也周官御僕
以序守路鼓公會大夫禮序進仲尼燕居夏籥序興鄭
注竝曰序更也序與次亦同義故高云更次用之

雋鷺

本味篇肉之美者雋鷺之羣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

韻皆無鷺字雋鷺當為鷺鷺與鷺同鷺鷺竝戶圭反爾雅釋

鳥云鷺周燕燕鳥郭璞以燕燕二字連讀而以鷺與周

為一物燕燕與鷺為一物說文云鷺鷺周燕也俗本脫下鷺字

今依段氏注補則以鷺周二字連讀而以鷺周與燕為一物此

云鷺燕之羣義與說文同作鷺者俗字耳因右畔鷺字

譌作雋左畔角字又下移於燕字之旁故譌為雋鷺二

字北堂書鈔酒會部四太平御覽飲會部十一羽族部

十及文選七命注竝引作鷺燕初學記器物部十四引

作攜燕攜即鷺之譌

勝左人中人

慎大篇趙襄子攻翟勝左人中人

今本左人作老人案俗書左字作左形與

老相近因誤為老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正作左人晉語及列子說符篇亦作左人淮南道應篇作左人尤即俗書左字之誤水經崑水注崑水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左人城在唐縣西北四十里今據改

曰襄子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左人中人城念孫案如

高注則勝字自為一句左人中人之上須加下字而其

義始明矣今案勝左人中人五字作一句讀勝者克也

克左人中人二城也凡戰而克謂之勝攻而克亦謂之

勝襄十年左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是也

隱二年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庠父勝之宣十二年公羊傳莊王伐鄭勝平皇門晉語曰趙襄子

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義與此同列子說符篇

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此則以

勝之為句取左人中人為句與國語呂氏春秋不同

天下之適

下賢篇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

者天下之往也高注曰適主也念孫案高說非也適亦

往也天下之適天下之往皆承上天下從之而言

無望

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

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高注曰無望無界

畔也引之曰正文及注內兩望字皆埒字之誤

望或作埒埒俗

書或作埒，二形相似而誤。淮南原道篇云：知八紘九野之形埒，是埒為界畔之名。故高云：無埒無界畔也。若作望，則與界畔之義無涉。且宗窮為韻，竭埒為韻，若作望，則失其韻矣。

溝迴陸 德迴乎天地

貴因篇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高注曰：迴，通也。念孫案：書傳無訓迴為通者。迴當為迴溝迴陸。當為迴溝陸。玉篇：迴，徒東切，通達也。昭四年左傳注曰：陸，道也。迴溝陸者，通溝道也。淮南本經篇：平通溝陸，正與此同。義迴之言洞也。史記倉公傳：臣意診其脈，曰：迴風集解曰：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也。淮南要略篇：通迴造化之

母今本迴誤為迴，辨見淮南雜志。又云：使人通迴，周備迴亦通也。又上

德篇：德迴乎天地。高注曰：迴，通也。迴亦迴之誤。世人多見迴少見迴，故迴誤為迴矣。

愁慮

察微篇：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高注曰：積累其仁心思慮，其善政以求致治也。引之曰：高解愁慮二字之義未明。愁讀為擎，擎聚也。積心擎慮，其義一也。爾雅曰：擎聚也。說文曰：韃收束也。或作擎，又曰：擎束也。引商頌：長發篇：百祿是擎。今詩作道。毛傳曰：道聚也。鄉飲酒義：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鄭注曰：

愁讀爲鞞鞞斂也漢書律厯志曰秋鞞也物鞞斂乃成
孰鞞鞞愁適古同聲而通用

爾雅曰從

正名篇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爲可者

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所爲善而從邪辟爲與謂同義說

見秦策蘇代爲齊王曰下邪辟下當有也字所謂可從悖逆也念孫案三從

字皆當爲徒高注異用篇云徒猶但也言所謂賢者非

賢也但不肖耳所謂善者非善也但邪辟耳所謂可者

非可也但悖逆耳隸書從字作徒形與徒相似故徒誤

爲從禁塞篇承從多羣從一本作徒齊風載驅箋徒爲淫亂之行徒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會於道徒徒

一本作從史記仲尼弟子鄭國字子徒家語七十二爲徒之誤而云使人之道皆失之

天無形 至精無

君守篇天無形而萬物以物以化大

聖無事而千官盡能羣書治亦字念孫

案下文至精無象句注云原有昇

字明甚本句下注云天無所制自成不言昇天者省形至精無

象大聖無事皆相對爲文也又而萬物以

化象當作爲老子曰道常能守

之萬物將自化又曰

無為而萬物化

似故為誤作

古讀若而並

形焉無不可以成也

為韻為化為韻正真既回

煤室

任數篇嚮者煤室入韻

機君子行注以此煤室

泉讀作臺家語在昆篇

篇曰

與為相

古讀

若譌能

扁無設無

化也形成

煙塵也文選陸

泉煤煙塵也

今本家語泉誤為

誤為矣後人又加土旁耳說文泉灰泉煤也一切經音

墨煤古同聲說見唐韻正義十五引通俗文云積煙為泉煤引之曰煤室當作臺

為泉也今本臺煤二字誤倒臺字又譌作室而注內復

有脫文文選注所引泉煤亦當作臺煤其引高注泉讀

作臺當是臺讀作泉今本文選亦後人所改泉為正字

臺為俗字故云臺讀作泉若云泉讀作臺則是反以假

俗之字易正字不可通矣畢校本據文選注改煤室為

煤泉非也泉與室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泉字無緣誤

為室且文選注及說文玉篇一切經音義皆作泉煤非

作煤矣也。

形性彌贏 莫敢愉綖

勿躬篇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贏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綖人事其事以充其名高注曰愉解綖緩念孫案贏當為贏字之誤也贏與盈古字通言人君能處平靜任德化則形性充盈而耳目聰明也綖當為綖亦字之誤也綖讀為挺仲夏篇挺眾囚高注曰挺緩也鄭注月令曰挺猶寬也寬亦緩也後漢書臧宮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傳變傳賊得寬挺李賢竝云挺解也解亦緩也故序卦傳云解者

緩也挺與綖古字通愉即安肆日愉之愉

愉古作愉見周官大司徒

故注訓愉為解

與懈同

綖為緩也此以贏精綖名為韻若

作綖則失其韻矣

宋人言手足矜

重言篇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高注曰矜嚴也念孫案矜猶奮也言手足奮動也燕策曰矜戟砥劔言奮戟也墨子所染篇曰其友皆好矜奮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淮南說林篇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是矜與奮同義管子小問篇作溲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此尤其明證矣

倒而投之鴻水音同之也音同其也音同
 用名篇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鴻水高注
 曰倒殺念孫案倒與殺義不相近倒當為到說文曰到
 刑也故高訓為殺今本作倒者俗書到字作到形與到
 相似到譌為到史記韓世家不如出兵以後人又加人
 旁耳羣書治要引此作到而投之谿水論衡非韓篇云
 宋人有御馬者不進到而棄之於溝中此皆其明證矣
 又案水經淮水注云雞水出雞陂呂氏春秋曰宋人有
 取道者其馬不進投之雞水是也據此則雞為水名然
 論衡言到而棄之溝中溝與谿同類則作谿者是也此

直謂殺而投之谿中耳非謂水名也谿雞形近而譌
 氏因以為汝南思善之雞水誤矣谿或作溪雞或作鷄
 今本作鴻則又溪鷄二字之合譌也

為欲篇晉文公伐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
 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念孫案原之將下

謀士無由知之謀士當為謀出字形相似而誤謀旁世

避諱作廿遂與謀相似而誤漢書蘇文志大歲謀日暑
二十九卷今本謀誤作謀史記夏本紀稱以出大戴禮
五帝德篇譌作稱以上士墨子號令篇若贖出親或所
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又云出侯無過十里出字茲譌作
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
習容而後上士亦出之譌
 信二十五年左傳及晉語正

作謀出蓋謀者入城揆知其情出而告晉侯也

焉不知其所由

召類篇以龍致雨以形逐景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余孫案焉不知其所由本作焉知其所以其所由者正文脫去知其所三字而注內不知其所由五字又誤入正文耳此以雨景所為韻景字古音在養部養部之音多與語部相通故景與雨所為韻樂記和正以廣與旅鼓武雅語古下為韻淮南原道篇翱翔忽區之上與下野與後為韻繫辭傳易之序也虞翻本序作象考工記陶旆鄭司農云旆讀為甫始之甫皆其例也若所下有由字則失其韻矣前應同篇曰故以龍致雨

以形逐景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安知其所高注云凡人以為天命不知其所由也是其明證矣

子姪

疑似篇梁北有黎邱部有奇鬼焉善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舊本善譌作喜文選思元賦注引此作善今據改太平御覽神鬼部三引此子姪作子姓姪文選思元賦注引作子姪引之曰古者唯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男子則否子姪本作子姓姓與姪草書相似故姓譌為姪漢書田蚡傳跪起如子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史記譌作子姪是其證也御覽作

子姓姪者後人據誤本呂氏春秋旁記姪字而傳寫者
因誤合之文選注作子姪則後人據誤本改之耳古者
謂子孫曰姓周南麟之趾曰振振公子振振公姓昭四
年左傳曰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杜注曰
問其姓問有子否三十二年傳曰三后之姓於今為庶
漢書儒林傳曰丁姓字子孫廣雅曰姓子也是姓為子
孫之通稱字亦通作生商頌殷武曰以或曰子姓特牲
你我後生鄭箋曰以此全守我子孫饋食禮曰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曰所祭者之子
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
鄭注曰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
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曰謂父有喪服子
為之不純吉也喪大記曰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

注曰子姓謂眾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楚語曰帥其子姓
從其時享韋注曰姓同姓也非是下文曰越語曰凡我
比爾兄弟親戚乃始言同姓耳父兄昆弟及國子姓韋注曰國子姓年壯眾
子同姓之列者亦非是列子說符
篇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
者乎伯樂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韓子八經篇曰亂之
所生者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史記外戚
世家曰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

兒之

原亂篇慮福未及慮禍過之舊本脫過字淮南人間篇
云計福勿及慮禍過之今
補所以兒之也畢云兒疑免字之誤念孫案兒當為完

完全也言所以全其身也隸書完字作兒因譌而為兒

博志

不苟論凡六篇五曰博志念孫案博當為搏搏與專同
謂專一其志也篇內云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
何為而不成是其明證矣古書以搏為專傳寫者多誤
作博說見管子博一純固下
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
士容篇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高
讀似無勇而未可恐為句云未可恐以非義之事也又

讀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為句云狼貪獸也所搏執

堅固橫敢猶勇敢士之若此者不可辱亦不可害也

猶勇敢舊本橫下脫敢字今補士之若此者舊本土之
二字誤倒下注云士之如此者使即南面之君位亦處
義而已今念孫案高說非也狼當為獨字之誤也

據以乙正作狼形與恐獨二字連讀猶今人言恐嚇也

獨相似言恐嚇或言恐喝皆一義也

趙策日以秦權恐獨諸侯史記蘇秦傳
作恐惕索隱曰謂相恐脅也漢書王子侯表葛魁侯威
坐縛家吏恐獨受賂平城侯禮坐恐獨取鷄王莽傳各
為權勢恐獨良民皆其證也似無勇而未可恐獨為句
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為句

志餘上

論威篇云深痛二句相對

爲文若以狼執固橫敢五字連讀則文不成義矣此段以大獨害越大外賴世竭衛厲折十二字爲韻若以恐字絕句則失其韻矣

田之際

辯土篇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念孫案際字於義無取蓋除字之誤上言田之易此言田之除易與除皆治也曲禮馳道不除鄭注曰除治也且易適爲韻除虛爲韻若作際則失其韻矣

韓子

去舊去智

主道篇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念孫案去舊去智本作去智去舊惡素爲韻舊備爲韻舊古讀若忌大雅蕩篇般不用舊與時爲韻召閔篇不尙有舊與里爲韻管子牧民篇不恭祖舊與備爲韻皆其證也後人讀舊爲巨救反則與備字不協故改爲去舊去智不知古音智屬支部備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自唐以後始溷爲一類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

姦臣

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為姦
臣間其主之忒聞蓋聞之譏問伺也故謂之賊念孫案臣當為匿
字之誤也匿讀為慝謂居君側而為姦慝也逸周書大
戒篇克禁淫謀眾匿乃雍眾匿即眾慝管子七法篇百
匿傷上威百匿即百慝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
匿作慝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書大傳
作側匿是匿與慝古字通主所與虎為韻側匿忒賊為
韻若作臣則失其韻矣

屬官 屬下

有度篇屬官威民遐淫殆止詐偽莫如刑舊注曰屬官

欲令官之屬己念孫案舊注甚謬屬當為厲字之誤也
厲官威民義正相近詭使篇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
屬下也屬亦厲之誤俗書屬字作厲形與厲相近故厲
誤作屬荀子富國篇誅而不賞則勤厲之民不勸今本厲誤作屬

此道奚出

十過篇衛靈公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
公起曰舊本曰上衍公字今據論衡紀妖篇刪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
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苑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
之曰此亾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念孫案
此道奚出本作此奚出道者由也言此聲何由出也

史記樂書作是何道出

舊本脫是字今據太平御覽地部所引補論衡紀妖

篇作此何道出皆其明證矣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魯昭公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呂氏春秋有度篇客問季子曰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史記趙世家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義竝與此同今作此道奚出者後人不知道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墨染

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念孫案染當為漆謂黑漆其外也俗書漆字作染因譌而為染因學紀聞

引此已作染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四引此正作漆說苑反質篇亦作漆

輕誣強秦之實禍

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引之曰此言韓王聽虛言而輕實禍則輕下不得有誣字誣即輕之譏韓策及史記韓世家俱無誣字是其證也今作輕誣強秦之實禍者一本作輕一本作誣而後人誤合之耳凡從巫從巫之字傳寫往往譌溷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喜之而觀其不誣下

突隙之烟

喻老篇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
烟焚引之曰突隙之烟不能焚室烟當為燹燹誤為煙
又轉寫為烟耳舊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此正作燹
陳禹謨本刪去說文燹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
倉云燹逆火也呂氏春秋慎小篇曰巨防容螻而漂邑
殺人突泄一燹而焚宮燒積今本燹字亦誤作煙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燹
淮南人閒篇曰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
突隙之燹焚今本亦誤作煙太平御覽語意竝與此同
世人多見煙少見燹故諸書中燹字多誤作煙說見呂
氏春秋煙火下

輒行 輒還

說林上篇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以攻齊任安
曰臣恐其以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成
東邊荆人輒行念孫案輒當為輟輟止也言荆人知秦
之有備而止其行也後魏文侯偕道於趙而攻中山章
云彼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是其證矣又內儲說下篇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
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輒還亦當為輟行言
趙王知魏之有備而止其行也輟字既譌作輒後人不
得其解故改輒行為輒還不知上言趙謀襲鄴則兵尙

未出不得言還也

歐王賦削地

韓宣王謂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

可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

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念孫

案削地當為列地列古裂字

良九三日良其限列其質大戴禮曾子天圓篇曰割

列釐瘞管子五輔篇曰博帶裂大袂列荀子哀公篇曰兩駮列兩服入廢裂分也言借外權

以分地也韓策作或外為交以裂其地是其明證矣列

字本作削形與削相似因誤為削說文削分解也從刀

肖聲製繒餘也從衣削聲今九經中分列之字多作裂

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列字若不誤為削則後人亦必改
為裂矣

執鞅持扞 扞弓

說林下篇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

扞弓慈母入室閉戶引之曰鞅為馬頸韉非射所用鞅

當為決決誤為決後人因改為鞅耳決謂鞅也箸於右

手大指所以鉤弦也扞謂鞮也或謂之拾或謂之遂箸

於左臂所以扞弦也故曰執決持扞操弓關機衛風芄

蘭篇童子佩鞅毛傳曰鞅玦也小雅車攻篇決拾既俵

毛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周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

簾矦弋挾拾鄭注引鄭司農云挾謂引弦彊也拾謂鞬
扞也鄉射禮袒決遂鄭注曰決猶闔也以象骨爲之箸
右大擘指以鈎弦闔體也遂射鞬也以韋爲之箸左臂
所以遂弦也內則曰右佩玦捍賈子春秋篇曰丈夫釋
玦軒挾玦竝與決同捍軒竝與扞同其弱子扞弓之扞
當作扞字從干不從干扞弓引弓也說文弣滿弓有所
鄉也字或作扞大荒南經有人方扞弓射黃蛇郭注曰
扞挽也音紆呂氏春秋壅塞篇扞弓而射之高注曰扞
引也淮南原道篇射者扞身號之弓高注曰扞張也弱
子扞弓則矢必妄發故慈母入室閉戶若作扞禦之扞

則義不可通

今本呂覽淮南扞字皆誤作扞
唯山海經不誤則賴有郭音也

得無微

內儲說下篇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引之曰無字後
人所加得微卽得無也邶風式微傳曰微無也晏子春
秋雜篇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莊子盜
跖篇曰得微往見跖邪皆其證也後人加無字於微字
之上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糲餅

外儲說左下篇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念孫
案餅當爲餅餅與飯同

見玉篇
廣韻

糲飯菜羹猶言疏食菜

羹耳餅與餅字形相似傳寫往往譌溷廣雅曰餅食也方言注曰旅盛
餅筥也爾雅釋言釋文曰餅字又作餅今本餅字竝譌作餅初學記器物部引此正作糲飯

侵孟

難二篇管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引之曰孟當為孟字之誤也竹書紀年帝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邢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邢史記周本紀文王敗耆國明年伐邢作孟者借字耳

侯侈

說疑篇桀有侯侈念孫案侯當作佳形相似而誤隸書從佳

從侯之字往往譌溷說見墨子非命篇惟舌下墨子所染篇明鬼篇竝作推哆晏子諫篇漢書古今人表竝作推侈佳與推聲相近故通作推也其為佳字無疑

法言

多哇

吾子篇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李軌曰多哇者淫聲繁越也引之曰多讀為哆哆邪也下文云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哆與多古字通孟子梁惠王篇放辟邪侈字亦與哆同多哇皆邪也邪本作衰廣雅曰哇
衰也哇或作擺漢書王莽傳贊紫色擺聲應劭曰擺邪音也文選東京賦咸池不齊度於擺咬李善曰法言曰

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哇與繩同案今中亦正也正則
李注內無哇邪也之訓蓋已非完本矣雅邪則鄭多哇與中正正相反也李以多為繫越則分
多與哇為二義失其指矣所惡於鄭聲者惡其邪耳非
惡其繫越也

俄而

問神篇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
其載物也薄矣吳祕曰俄猶俄頃念孫案吳說非也俄
而言之言假如也言天假如可度則覆物必淺地假如可
測則載物必薄也俄與假聲近而義同周頌維天之命
篇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誡以溢我是其例也而如古字

通見日知錄卷三十一

允哲 哲民情

問明篇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
為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檀舜之重則不
輕於由矣宋咸曰堯以允哲之道禪舜豈輕之於許由
也司馬光曰信以堯禪舜之重為智則必不輕授天下
於由矣念孫案二說皆非也哲者知也知讀平聲言信
知堯禪舜之重則必不輕禪於許由也方言曉哲知也
知字平去二聲皆可讀故方言以曉哲同訓為知今人
猶謂不知事為不曉事也文選遊天台山賦之者以路
絕而莫曉李善注引方言曉

知也知字正作平聲讀春秋繫露五行五事篇曰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哲字亦作慝漢書刑法志書云伯夷降典慝民惟刑師古曰慝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民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以上二條訓哲為知知字皆讀平聲宋與司馬皆訓哲為智慧之智失其指矣又法言序云中

和之發在哲民情李軌曰哲智吳祕曰五行傳曰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偽無不先知念孫案吳說是也哲民情即知民情漢書楊雄傳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哲知也知字亦讀平聲

及其名

五百篇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李軌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念孫案李以名為名譽之名非也名者成也言或性或彊及其成則一也廣韻引春秋說題辭曰名成也廣雅同

忽眇繇

先知篇敢問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繇作眇李軌斷其如視為句忽眇繇作眇為句注云眇繇遠視宋咸讀其如視忽眇繇作眇為一句注云忽輕也眇細也繇遠也眇謂炳然光明也此言先知道臨事則

悟如明目之視忽輕眇細絲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李
 從其如視隔為一句復以眇絲為一事釋之頗失其義
 念孫案宋說近之而未盡然也忽眇絲皆微也一切經
 音義五引三蒼云眇著明也視忽眇絲作眇者見微而
 知著也漢書律厯志無有忽微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
 細於髮者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微忽之言久而可
 復是忽為微也方言曰眇小也顧命曰眇眇子末小子
 是眇為微也說文曰絲聯微也廣雅曰絲小也大雅絲
 篇絲絲瓜疋鄭箋曰絲絲然若將無長大時司馬相如
 上林賦曰微睇絲藐是絲為微也廣雅曰總紗緹微也

曹憲總音忽紗音眇緹音蔑集韻緹又音絲總紗緹與
 忽眇絲同義孫子算經曰蓋所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忽與緹同秒與紗同說文緹微絲也玉篇緹與緹同然則總紗緹皆絲之微者李以眇絲為遠視宋以忽為輕絲為遠皆失之

璜璜

孝至篇武義璜璜兵征四方吳祕曰璜璜猶言煌煌也
 念孫案璜讀為泯爾雅曰泯泯武也釋文泯舍人本作
 璜抑風谷風篇有泯有潰大雅江漢篇武夫泯泯毛傳
 並與爾雅同鹽鐵論繇役篇引詩作武夫潢潢泯潢璜
 璜古同聲而通用

郡勞王師

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郡勞王師漢家不為也李軌曰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為也念孫案李以郡為郡縣之郡則與勞王師三字義不相屬今案郡者仍也仍重也見晉語注數也見周語注言數勞王師於荒服之外漢家不為也爾雅曰郡仍乃也乃與仍同周官司几筵凶事仍几故為仍吳語遠遠乃至左傳哀十三年正義引此乃作仍大雅雲漢箋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正義曰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史記匈奴傳乃再出定襄漢書乃作仍小雅正月篇又寤陰雨鄭箋曰寤仍也寤與郡同

即

法言序

案舊本十三篇之序列於書後蓋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咸移置於各篇之首非也今

仍依舊本別於後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即

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司馬光曰氏下脫不字念孫案司馬未解即字之義故謂臣下脫不字耳即猶或也言諸子之書大氏詆訾聖人或為怪迂之說以撓世事也漢書楊雄傳大氏下亦無不字是其證矣即與或古同義越語曰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祭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言或傷君王之所愛也爾雅釋地而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為邛邛距虛齧甘草即

